

善洲小道前的遐思

张雪飞



我在位于善洲林场的这条小道前，久久地伫立着。

这条小道，有个颇有意境的名字——善洲小道，路面大概半米多宽，全用石板铺就，石缝间用水泥砌出好看花纹。小道两边是密密排列的高大挺拔的树木，一眼看去，这条小道就像一条胡同，阳光透过树的枝叶洒到小道上，明暗斑驳。

由这条小道的名字，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起一个人——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

是的，大家正是为了纪念当年善洲林场创业的艰辛和缅怀杨善洲老书记，才亲切地将这条小道称为“善洲小道”。

这里本没有路，现在的这条小道是1988年杨善洲率带领工进山时披荆斩棘开辟出来的。小道全长18公里，是当时林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杨善洲带领职工沿小道种下了4株藏柏和150米长的两排台杉，拉开了林场绿化荒山的序幕。

在这条小道的四周，环绕着杨善洲事迹陈列馆、故事林、墓园、老指挥部、老窝棚等，读懂了这些地方无声地讲述着的故事，也就读懂了杨善洲的一生。



躺在杨善洲事迹陈列馆里的物品，我仿佛看到了杨善洲在大亮山不停忙碌的身影。

善洲小道不远处的老窝棚，是善洲林场的第一代指挥部，是杨善洲带着职工们上山植树造林时最初的落脚点，也是他艰苦创业实现绿色梦的起点。这些窝棚中，有一间是杨善洲的。我站在这间窝棚前，久久地端详着。窝棚条件极其简陋，只有一张床，里面放着一些锄头之类的农具。最惹眼的是床前用几块石头垒起一个火塘，火塘上吊着一把烧得黢黑的烧水壶。每天从林场收工回来，只要有人走进窝棚，杨善洲就会用壶里的开水为他们泡上热茶。如今，老窝棚已破旧不堪，房顶的油毛毡已经风化。为保护窝棚，特地在棚外装了一个玻璃罩。

老指挥部是林场的第二代指挥部，建于1992年，为砖木结构的四合院。老指挥部建成后，成了大亮山造林管护的指挥部。杨善洲的宿舍里，有一床一桌一椅，墙上挂着斗笠、蓑衣、军用水壶，床前摆着镰刀、砍刀，书桌上摆着收音机、手电筒、马灯，还有几本跟森林绿化有关的书籍。现在，这儿建起了廉政教育基地宣传展区，室内外38块展板图文并茂地展示着杨善洲清正廉洁、为民奉献的一生。

二

“我实在没有钱。”尽管知道杨善洲一生清贫，但在故事林的石碑上读到这个故事的题目时，我心里仍然咯噔一下，不由凝神屏息地读下去。

1970年雨季，杨善洲家的房子漏雨，妻子张玉珍托人捎信给他，让他想办法凑点钱帮家里修房子。

信寄出去两个多月，才收到杨善洲的回信和30元钱。信中说：“我实在没有钱，这一点秘书可以作证。眼下农民比我们困难的还很多，别以为地委书记就有钱。这一点需要你们的理解。”没办法，一家人只能在老房子里继续苦熬。

1987年，杨善洲到施甸下乡，大女婿为修房的事又来找他，他还是那句话，“我没有钱，你们要暂时克服困难，漏雨就买几个盆接一下，这边漏就搬到那边住。”

2004年的一天，杨善洲与几位老朋友在一起闲谈时，一位老朋友问他：“您的存折有多少钱？”“有两块。”杨善洲说。

听的人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两块？是大块还是小块？”

“就是正宗的两元钱。”杨善洲进一步解释说，“原来存折上有几千块钱，有一次急需用钱，就想全部取掉。但银行的工作人员说，留下两块钱吧，这样可以保留存折。我同意了，所以存折上就一直是两块钱。”

杨善洲的工资去哪里了呢？熟悉他的人说，他这个人用钱很“散”，到哪个村子看到谁家生活太困难，就掏出工资买粮食、被子接济；哪个生产队没有钱买种子，他也掏钱去帮着买；林场职工生病住院，他掏钱给职工治疗。这样，“没钱”自然成了他的常态。

杨善洲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农转非’表格”让我印象尤其深刻，说的是杨善洲担任保山地委书记后，按照上级有关政策，他在农村的母亲、爱人和不满16岁的儿女可以“农转非”。当工作人员把申请表交给他时，他却把申请表锁进了抽屉里，一直不给办。

杨善洲的二女儿杨惠兰，早年是学校代课老师，有一年县公安局招工，她去报考，还特意给杨善洲打了电话，希望爸爸给公安局打个招呼。可是录取名单出来后，却没有她的名字。原来杨善洲根本没打招呼。

从某种程度上说，杨善洲对家人是有亏欠的。他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病重住院期间，他反复跟女儿们念叨：“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们的母亲。她这一辈子不容易，你们要照顾好妈妈，

让她安享晚年。”
杨善洲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家人？我从林场展示的杨善洲的几段话，似乎找到了答案。一段话是：“如果说共产党人有职业病，这个病就是‘自讨苦吃’！”另一段话是：“滥用职权对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伤害最大，最容易伤到老百姓的心。”还有一段话是：“家庭是需要照顾，但革命工作根本不离开，我当时的决定是首先服从革命需要，然后再说照顾家庭，人家说我是不仁不义，对家庭欠债很多，但当时只有如此选择。”

原来，他心里装的是对天下苍生的大爱！

2009年4月，杨善洲把5.6万亩、价值3亿元的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国家。保山市委、市政府决定给予他20万元的特别贡献奖。经再三劝说，他虽然接下了，但又给学校等捐出去了16万元，剩下的4万元，他留给了老伴张玉珍。

杨善洲把自己一生中存折里最多的一笔钱留给了一辈子含辛茹苦给他撑起整个家的老伴。“道是无情却有情”，看到这里，我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回想起父亲生前对我们姐妹及家人的‘苛刻’，如今我们都已明白，父亲的‘苛刻’，其实是对家人最深沉的爱。”杨惠兰说，“他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永远烙在我的记忆深处，如同他一直都陪伴着家人和守护着他用余生创建的万亩林海。”

“清贫一辈子，奉献一辈子，奋斗一辈子。”在善洲林场瞻仰的每一幅图片、拜读的每一句箴言、感悟的每一个故事，都让一个共产党员的公仆形象在我眼前越发清晰，久久驻怀。

三

“把你人民捧在心里，人民就把你举过头顶。”杨善洲一辈子清廉如水、勤政爱民，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道德模范、时代楷模、新时代最美奋斗者。在墓园里，我看到一拨又一拨的人，来到他的雕像前，瞻仰他，祭奠他。

为加深体验，我特意在善洲小道上走了走。在这条小道上，曾无数次留下了杨善洲的身影：那是他一边赶着马、一边挑着担子往山上运树苗和物资；那是他用麻袋往山上运桃核、梨核、龙眼核等果核（为解决买树苗资金不足的难题，他经常提个口袋到镇里和县城的大街上去捡别人吃完水果后随手扔掉的果核上山来育种）；那是他傍晚收工后背着一捆枯树枝回场部当柴火……

杨善洲的工资去哪里了呢？熟悉他的人说，他这个人用钱很“散”，到哪个村子看到谁家生活太困难，就掏出工资买粮食、被子接济；哪个生产队没有钱买种子，他也掏钱去帮着买；林场职工生病住院，他掏钱给职工治疗。这样，“没钱”自然成了他的常态。

杨善洲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农转非’表格”让我印象尤其深刻，说的是杨善洲担任保山地委书记后，按照上级有关政策，他在农村的母亲、爱人和不满16岁的儿女可以“农转非”。当工作人员把申请表交给他时，他却把申请表锁进了抽屉里，一直不给办。

杨善洲的二女儿杨惠兰，早年是学校代课老师，有一年县公安局招工，她去报考，还特意给杨善洲打了电话，希望爸爸给公安局打个招呼。可是录取名单出来后，却没有她的名字。原来杨善洲根本没打招呼。

从某种程度上说，杨善洲对家人是有亏欠的。他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病重住院期间，他反复跟女儿们念叨：“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们的母亲。她这一辈子不容易，你们要照顾好妈妈，

洱海的黄昏

(外二首)

五噶

路过大理，见苍山之上
落日如鼓。洱海熔金
将渔火、鹭影与村落
悉数嵌入光的寂静
而五年前，在求医的列车上
爱人虚弱地倚着我
蓦然望见车窗外，苍山
托着一枚如血的残阳
像孩子手举着即将泄气的气球
我猛地害怕它——
“嘭”一声就炸了
整颗心，差点跳出了胸膛

以海之名

1

文笔海，名为海实为湖
而我认湖作海
此刻，风起水涌
似海浪翻滚
我看一片落叶穿梭在风口浪尖
那么柔弱无助
这落叶，究竟如何飘临这片“海面”
又将被风浪带往何方
落叶有一个回不去的枝头
我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落叶和我都漂泊在各自的海上

2

我坐在湖边
雪山坐在我身后
羡慕雪山可以问世事
静坐千年万年
而我却只能坐片刻
片刻之后，我像一粒被风吹散的沙
消失在茫茫人海

雪山短歌

1

玉龙十三峰，如十三位守边的战士
身披淬火的银甲
兀自在时间的辽阔里，巍然屹立
任风来风往，云起云散
千秋过尽，容颜如初
我打马从雪山下走过
渺小如一粒浮尘
卑微似一棵秋蓬
马蹄啊，请再轻些
别让尘世的响动
惊扰了，天地间千年的寂静

2

越往上走
见到的颜色越少
再不能往上走了
脚步之上，只剩下
雪的白，天的蓝
世界，归于蓝与白的绝对公式
在这里，风踩着原始的鼓点
云舒卷鸿蒙的衣袖
雪莲盛开亘古的冰霜
反观我，披着一身俗世的尘土
连心跳，都成了多余的声音

3

立于4680米的观景台
云雾自身下的万米沟壑翻涌而来
瞬间，将我吞没于茫茫
容我在云间停留片刻
我要卸下所有面具与枷锁
将沉重的姓名清空
等风来
云散天青

一面老旧的镜子

沈远婷

老房子楼梯转角处放着一个洗脸架，上部镶嵌着一面镜子。几年大雪，几年暑热，时光流逝，它一直在。直到要搬新房，几次经过拐角，只觉宽敞了许多，才惊觉那个老物件已许久不见。

我和奶奶一起生活时，那老物件总在那。

奶奶一如既往地在天刚亮的时候起床。她很勤劳，闲不下来。也可能是在农村里待久了，听了大半辈子的鸡叫声，其余日子，不用鸡叫，也早早醒来，没办法睡懒觉。

奶奶起床后总是用同一个铁盆洗脸。她往放着毛巾的盆里兑温水，有时找屋里的空地，有时在家门口，蹲下放盆，拿着香皂在毛巾上蹭蹭，打起泡沫，往脸上擦。随后再拿清水洗一遍毛巾，也不拧干，湿哒哒地擦脸。洗完脸，盆里的水也就污了，我猜不出弄脏水的是那条起毛边的毛巾，还是脸上的污垢。

其实家里是有放盆的钢架的，三角形的底座用来放盆，架子正上方嵌着镜子。镜子的高度和奶奶的身高持平，刚好能让奶奶洗完脸在架子面前照着镜子擦脸。我也十分喜欢这面镜子，可年幼的我踮起脚也看不到。

奶奶对着那面有些年岁的、镜子有划痕的镜子梳着头发，三两下就把头发盘好，藏在那顶有帽檐的毛线帽里。奶奶很喜欢那个款式的帽子，从我记事起，她就一直戴着，同款式不同颜色的毛线帽她有很多顶。

在老房子的童年时光，我最记得的是阴天。那时候，乌云将视线内的天空都遮得严严实实，暗得让人喘不过气。路上的行人脚步匆匆，生怕下一秒雷电和雨水一起下来。一楼的窗子被高高的楼房挡住光线，需要火炉里的光亮才能点亮四周。清晨的气温让人们窝在温暖的被窝里不愿意起来。风急促地拍在窗子上，发出一阵嘶吼。附近的居民们将晾在天台的衣服收进家里，紧闭门窗。家家户户的烟囱冒起了炊烟，将寒风隔绝在外。奶奶打了个冷战，将桌子下的小火炉拎到门口，找些不用的报纸，用火柴将报纸点燃。趁着报纸火光最大的时候，丢些木屑进去，点燃了木屑，又丢些柴火进去。

吃完饭，坐了一会儿，又听她聊起我小时候的事：“么么呀，你那会可小了，笼火熏到你，你还是会在外面陪着奶奶。”我笑。没多久就到小学下课的时间了，我也要走了。奶奶和我一起出门，去接小叔家的小女儿放学。关门的时候我往里面看了一眼，恍然想起，能照到堂屋中间的镜子不见了。问了奶奶，奶奶说，不知道放去了哪里，老早就不见了。

过了几年，我写这篇文章时，给奶奶打电话，问那面镜子的下落。她早已想不起家里的楼梯转弯处曾放过一个镶着镜子的洗脸架，可在我的印象里，那面镜子，映照了奶奶与我的许多岁月。我陪伴她，她陪伴我，在这栋老屋子里，老物件都是见证者。我执着地想要找到镜子的下落。但这面镜子像我和老屋的一道分界线，我没能再陪伴奶奶，也再问不到镜子的下落。

邦东的云海

唐伟

一念云卷，舒卷间藏尽从容；一念海涌，奔涌中裹着磅礴。

邦东的晨雾，总以诗意的飘逸唤醒高原。推窗而立，怒江的湿润凉意随山风漫来，田垄村落、峰峦沟壑皆被无边云雾温柔拥入怀中。当地人说，这不是零散的云，而是群山间涌动的“海”。自然以云雾为墨，在滇西大地绘就流动长卷，既藏着邦东人的乡愁信仰，更映照着人生的万千境遇。

初识邦东云海，是在入冬拂晓的盘山公路上。车窗外雾气从轻纱缠树，渐成浪涛奔涌，吞没公路与山峦。行至山顶，东方天际泛微光，混沌云海骤然显层；低处云团厚重如凝脂，在山谷缓流，似岁月沉淀的过往，缓而深；高处云絮轻盈如羽，晨光中泛淡金，时时如鱼鳞，时如棉絮，若生命里的灵动与无常。

临近正午，阳光渐烈，云海缓缓消散，青山山峦与错落村落次第显露。那些曾遮蔽天地的云雾，终究化作滋养万物的甘霖。邦东的云海，是流动的诗，是立体的画，是云的轻盈，也是海的深邃。

望着渐渐淡去的白茫，心生感悟。有些风景，从来不止于眼中景致，更是照见内心的镜子。人间行路，谁不是在迷雾中前行、喧嚣中奔忙？那些聚散、起伏、迷茫与坚守，如云与海的交织，看似矛盾，实则和谐。云为海，海为心，这片云海以独有的姿态，让人懂得在喧嚣中守宁静，在迷途中寻方向，在无常中持坚守。历经风雨后，方能既有云的从容，亦有海的厚重，这便是岁月馈赠的通透与清醒。